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六十 史部

後漢紀卷五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五

五年春二月丙午大赦天下周建兄子誦以垂惠降劉紆周建蘇茂走下邳建道死封孔子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初彭寵徵書至潞縣有火災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甚多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爐火下鑿地求之無所得數有變怪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

其從弟子后蘭卿本上府所使來故不相親也令將屯於外寵奴子密等三人謀共刼寵寵齋於便室晝卧三奴共縛著牀告外吏大王解齋吏皆休旦乃白事乃從次呼諸奴婢以寵教責問便收縛各置空室中以寵聲呼其妻妻入室見寵縛驚曰奴反邪奴格妻頭擊頰寵曰趣為諸將軍辦裝兩奴將妻入取物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也為子密逼刼耳解我縛出閤則活矣用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汝奴意解之

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解子密將妻入取寵男女悉閉室中收金珠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縑囊昬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令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開城門出勿稽留書成斷寵及妻頭置縑囊中馳詣闕封子密為無義侯寵尚書韓立高宣等共立寵子午為燕王子后蘭卿為將軍數日寵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遵將兵誅寵支黨漁陽遂平上嘉耿況之功以其久勞於邊使光祿大夫樊密持節徵況還

京師賜以大第甚見尊重況年老多病天子親數臨問
徵弇視疾弇舒並封列侯國為射聲校尉復除二子廣
舉為郎諸子侍疾並垂青紫當世以為榮及薨贈賜甚
厚謚曰烈侯子國以當嗣辭曰先侯愛少子霸上疏讓
天子許焉國有籌策數言邊事天子器之官至大司農
三月徙廣陽王良為趙王山陽人龎萌為更始冀州牧
與世祖謝躬俱平邯鄲萌謂躬曰劉公不可信也躬以
告世祖世祖喻而安之及上誅謝躬而萌率衆降上每

其衆謂萌曰前在邯鄲知之何速邪萌曰知之久矣萌爲人婉順上親愛之以爲侍中嘗對諸將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龎萌是矣使萌爲平狄將軍與蓋延俱定梁楚地萌與延爭權懼延譖已遂勒兵反夏四月平狄將軍龎萌反襲蓋延破楚相孫萌自號東平王引兵與董憲蘇茂合上嗟歎曰人不可知乃如是下詔曰吾嘗於衆人中言萌可爲社稷臣將軍等得無笑吾言老賊當族其勵兵馬會睢陽六月上幸蒙龎萌董憲

蘇茂等將三萬人攻桃城桃城告急上將輕騎二千步兵數萬晨夜至亢父百官疲倦可且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明旦諸將欲攻賊賊亦勒兵待戰上令諸將不得出是時吳漢兵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為到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測也積二十餘日吳漢到乃進擊大破之萌憲茂復將數萬人屯昌慮以兵拒新陽吳漢進擊破之遂守昌慮是時河西隔遠世祖都洛陽未能自通以隗囂稱漢年

號竇融等從受正朔置外受民望內圖異計遣說客張玄游說西河言一姓不再興今豪傑競逐雌雄未分宜與隴蜀合從高為六國之勢下成尉佗之事融乃聚其衆而議之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上之姓號具見於天文自前博物道術之士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以應其占此皆近事暴著所共見也以人事言之今稱天子者數人而洛陽甲兵最彊號令最明加以祖宗之重百姓所歸服天人之應如此他姓未能爭也衆皆以

為然梁統恐衆惑其言乃刺殺玄是夏竇融及五郡太守遣使詣闕上先聞五郡全實在隗囂公孫述之閒常欲招引之會得其表甚悅遣使拜融為涼州牧璽書褒納之秋八月吴漢破昌慮軍士高扈斬梁王紆降蘇茂奔張步董憲龎萌走之朐漢復守之冬十月上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使耿弇諸將擊張步步盛兵祝阿列營鍾城弇攻祝阿拔之開其角令奔鍾城皆空壁走將軍費敢以精兵守巨里弇令軍中益治攻具將攻巨里步

濟南王費邑聞之將兵救巨里弇告諸將曰此即所求者野兵不擊何以城為所以治攻具者欲以誘致邑耳弇分兵守巨里自與邑戰大破之弇乃收所斬級以歸示巨里城中城中恟懼夜空城走弇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三十餘營時張步都劇使弟藍將兵守西安西安距臨淄三十里弇引營居臨淄西安之間西安城小而兵精臨淄名大而不實弇令軍中曰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為守備至其夜半令軍皆食會明至

臨淄城軍吏爭之以為攻臨淄而西安必救攻西安臨淄不能救弇曰然吾故攻西安令自憂城守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則西安孤藍與劇斷絶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兩者也且西安城堅兵精攻之未可卒下衆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奔臨淄如是臨淄更彊勒兵憑城覩人虛實吾深入敵境後無轉輸旬日之間不戰而困諸君適不見是耳弇遂攻臨淄拔之張藍聞臨淄拔果將其衆走劇去臨淄九

十里弇令軍中無得掠劇下須步至臨淄乃擊之步聞弇言大笑曰以尤來大肜十餘萬衆吾皆破之今大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破乎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壘張步必自來攻臣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閒步首自可獲上然其計步果與三弟故大肜帥重異將二十萬衆至臨淄弇令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勒兵城上分陣城下賊至北門歆俊兵皆交步等乘虛並入攻弇營弇登臺望之見其營擾乃下臺安之既而將精兵

擊步於東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引刀截之軍中無知者弇欲以疲步兵明日將戰陳俊曰步兵多且可須上至弇曰上至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邪遂縱兵合戰復大破之弇度步已困乃罷兵置左右翼步夜果引去伏兵夾擊死者城中溝壍皆滿得輜重二千餘兩弇縱兵追擊至鉅昧水上八十餘里僵尸相屬後數日上至臨淄勞軍百官列坐上謂弇曰將軍正韓信也韓信擊歷下以著名今將軍攻祝阿以發

迹此非齊西界邪弇曰歴下即歴城在祝阿東五十里皆齊西界也上曰將軍嘗為吾言困上谷兵以擊涿郡漁陽進擊富平獲索因東攻張步平齊地以為落落難合今皆如將軍策有其志者事竟成也將軍有定齊之功功出於大司馬明如日月也張步既破走還劇而蘇茂適至讓步曰我南陽兵精不可待茂邪步曰負卿何言兄弟走平壽上曰能相斬降者封之步乃斬蘇茂肉袒軍門降弇勒兵入城樹十二郡旗各以本郡詣旗下

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封步為安邱侯於是琅邪
未平徙陳俊為琅邪太守齊地素聞俊名始入界盜賊
大散頃之張步兄弟謀反亡歸琅邪俊擒討盡誅之上
美其功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勲大著威振青徐兩州有
警實得征之俊撫貧弱悉有義令行郡中百姓歌之數
上書自請擊隴蜀上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
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初起太
學宮十二月盧芳自稱天子入居九原略有數郡初上

問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吾方務靜關東西略未知所任計將何如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關中其人始建為漢之計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一節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歸命則公孫自亡勢不足圖也上然之使歙持節喻指往來數年矣於是歙復與馬援使喻隗囂囂與馬援臥起問京師善惡援答曰前到京師凡數十見每侍對夜至天明援事主未常見也材德驚人勇略非人敵開心見誠好醜無所隱圖畫天下事

良備量敵決勝濶達多大略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未覩其比也囂曰必如卿言勝高帝邪援曰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循軌度又不飲酒所不如也囂大笑曰若是反不勝邪囂雖内不信不得已遣太子恂入侍拜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援亦將家至京師上書求將賓客屯田上林中因宣揚國威招來豪傑以立尺寸之功上許焉是冬大司徒伏湛免尚書令侯霸為司徒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矜嚴有威

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詩書成哀閒仕為郎王莽時歷職有稱為臨淮太守莽敗霸保郡自守吏民安之更始初遣謁者徵霸百姓老弱相攜啼泣遮使者車或當道臥皆曰願乞復留侯君期年民至戒乳婦勿舉子侯君當去俱不能全耳謁者恐霸就徵失亡臨淮於是不敢受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世祖即位徵霸為尚書令是時朝廷新立制度草創政令有不便於民者霸輒奏省之霸辟太原人閔仲叔既至霸勞問之不及政

事叔對曰始得明公辟且喜且懼何者喜於為明公所知懼於虛薄不能宣益拾遺令末越府閤喜懼纔半親知政教已見掾吏及見明公喜懼皆去何則望明公問屬何以明政美俗調陰陽訓五品令宇内乂安也以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如以為任用而不使陳之則為失人智者不私人以位亦不失人是以喜懼皆去因自劾去後博士徵不至終於家太子少傅王丹被徵將至侯霸遣子昱迎拜之丹下車答拜昱曰家公欲與公倶

定恩分何為拜子孫邪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丹常受人言有所薦及舉者有罪丹坐免官終不言客甚慙自絶於丹丹俄為太子太傅使人呼客見之何遇丹之薄也客自安如故其子有同門生遭親喪白丹欲奔之丹撻之五十或問其故丹曰世稱鮑叔管夷吾次則百里奚蹇叔近則王陽貢禹歴載彌久如此其難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敕子孫友道難立非保慎不惑焉能終乎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王莽時連徵不至

避世隴西隱居養志家累千金好施周急每歲時農畢察彊力多收者載酒肴而勞之其墯懶不收者恥不獲勞無不力田者聚落化之遂以殷富閭里犯罪者喻其父凡而致之法喪憂者量其資財為之制度丹親任其事行之十年民皆敦厚陳遵者豪傑之士也遵友人喪親賻縑百匹丹獨送縑一匹曰如丹是縑皆出機杼也遵有慚色欲與丹相結丹未之許也更始時遵北使匈奴過辭於丹丹謂遵曰俱遭亂世唯我二人為天地所

遺令子使絶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其高抗不屈皆此類也衛尉銚期執金吾寇恂亦慕而友之名重當世頃之遜位卒于家是歲徵會稽嚴光太原周黨光字子陵少與世祖同學世祖即位下詔徵光光變名姓漁釣川澤至是復以禮求光光不得已舁疾詣京師上就見光曰子陵不可相助邪光卧而應曰士固有執節者何至相逼乎天子欲以為三公光稱病而退不可得而爵也黨字伯況舉動必以禮赤眉之亂所在殘破至太原

聞黨德行不入其邑由是名重天下三徵然後至黨著短布單衣榖皮綃頭見於尚書欲令黨改冠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邪遂見自陳願守所志上聽之詔曰許由不仕有唐帝德不衰夷齊不食周粟王道不虧不忍使黨久逡巡于汙君之朝其賜帛四十匹遣歸田里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天下治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成巍巍蕩蕩至今不絶臣伏見太原周黨使者三聘乃肯就車陛下親見

詣庭黨伏而不謁偃蹇自高逡廵求退釣采華名以誇主上臣愚以為黨等不達政事未足進用臣願與黨並論雲臺之上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請伏虚誣之罪書奏天子示公卿詔曰自古堯有許由巢父周有伯夷叔齊自朕高祖有南山四皓自古聖王皆有異士非獨今也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食朕禄亦各有志焉黨既退著書上下篇終於洒池百姓賢而祠之是時太原王霸北海逢萌亦隱居養志俱被聘霸到尚書

拜不稱臣問其故答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遂以疾歸茅屋蓬戶不厭其樂萌少給事亭長慨然歎曰大丈夫焉能為人役哉遂去就師聞王莽居攝子宇諫莽殺之萌會友人曰三綱絶矣禍將及人即解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客於遼東天下定乃還琅邪不其山中以德讓導鄰里聚落化之詔書徵萌上道迷不知東西萌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吾聰明睿智有益於政耳今方面尚不知安能濟政即歸後連徵不起

袁宏曰夫金剛水柔性之别也員行方止器之異也故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員之用物誠有之人亦宜然故肆然獨往不可襲以章服者山林之性也鞠躬履方可屈而爲用者廟堂之材也是以先王順而通之使各得其性故有内外隱顯之道焉末世凌遲治亂多端隱者之作其流衆矣或利競滋興靜以鎮世或時難迍邅處以全身或性不和物退以圖安或情不能嘿卷以避禍凡此之徒有爲而然非真性也而

有道之君皆禮而崇之所以抑進取而止躁競也嗚呼世俗之實方抵掌而擊之以為譏笑豈不哀哉自王莽末天下旱蝗稼穀不成至建武之初一石粟直黃金一斤而人相食二年秋野穀旅生野蠶成繭民收其實以為衣糧是歲野穀生漸少南畝益墾矣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為章陵復比豐沛劉隆等破舒城斬李憲二月吳漢拔朐城董憲龐萌逃出漢執其妻子憲流涕謝吏士曰妻子皆已得矣久苦諸公將十

餘騎欲從間道詣上降追兵至皆斬之於是天下麤定
唯隴蜀未平上乃休諸將於洛陽分軍士於河內數置
酒會諸將輒加賞賜每幸郡國見父老椽吏問數十年
事吏民皆驚喜令自以見識各盡力命焉初軍旅間賊
檄日以百數上猶以餘暇講誦經書自河圖洛書讖記
之文無不畢覽王元說隗囂曰天下成敗未可知天水
完富士馬最彊宜北取西河東收關中按秦舊迹表裏
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之一

時也既不能為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以脫於泉一失權柄神龍還與蟥同前更始都長安四方響應以為真定也一朝壞敗大王幾無所據今南有公孫北有文伯江湖海濵王公十數而欲信儒生之語棄千乘之基羇旅危國以求安全是由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囂心然之是時公孫述遣兵出江關敗南郡上因欲從天水伐蜀從褒斜江關路遠而多阻莫若從西

州因便以舉則兵强財富囂雖遣子入侍而心懐兩端常思王元之言欲據一方不欲早定乃復上書盛言蜀道危險棧閣敗絶丈尺之地側不得通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大呼嚮應之勢也來歙素剛聞囂有異議遂發憤責囂曰國家以君為知臧否曉興廢故為手書以暢聖意既遣伯春復用邪惑之言族滅之計叛主負子背忠信傷仁義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囂而左右兵多囂欲害歙歙持節就車囂逾怒欲殺歙

王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名與器為家者畏怨重禍名器俱慎則下伏其令怨禍不輕即家受其福今將軍遣子質漢而外懐他心名器逆矣既違其命又殺其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不絶其使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春秋傳曰交兵使通可也何況持王命質而犯之哉上不合於正義内不周於長利苟行盜賊之短策又何是非之能識加以伯春委身已在闕庭而屠漢使此踐機試劒授刃於頸也君叔雖單居陛下之外兄也

屠之末損於漢而隨以族敗昔宋執楚使遂有易子之
禍小國猶不可辱況萬乘之主乎歙知黨多在西州救
助非一遂得免王遵亦豪傑士也既而降漢封上雒侯
初囂問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
後始定意者縱横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承運迭興在
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興廢與漢不同周立爵
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縱横
之事其勢然也漢家秉秦之制郡縣治民臣無百年之

柄至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絶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思漢十餘年間天下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傑跨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今民謳吟思漢嚮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踈矣昔秦失

其鹿劉季逐而得之時民復知漢乎彪既感囂言又愍
狂狡之不息廼著王命論以救時難曰昔在帝堯之禪
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
佐唐堯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遭
遇異時而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故劉氏
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
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
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

通乎神明流澤加乎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掘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劒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捷者幸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亂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獨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饑饉流離覊單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終不免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

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安處哉故遭羅
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
鑊伏質烹俎分裂又況么麽不及數子而欲晻奸天位
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路鷰雀之儔不奮六
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
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
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其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
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

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

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竒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寛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巳從諫如順流趨時如嚮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濯足揮洗揖酈生之説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暝有龍蛇之怪及

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始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歴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趣舍不厭斯位符應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内不知命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絶信

布之覬覦拒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無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嚚不寤彪乃轉之河西大將軍竇融諮訪焉彪字叔皮右扶風安陵人成帝時彪姑為婕妤諸父昆弟貴幸當世父稚王莽時為廣平太守莽攝政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稚無所上被劾為延陵園郎由是班氏不顯莽朝彪幼好學家有賜書内足於財好古之士父黨揚子雲已下莫不造其門年二十而天下亂因避地西

州及賈嵒將背漢賣融與書責讓之曰將軍當厄會之際
乘不利之時承事本朝委身於國忠孝冠周霍德讓配
吳札融等所以服高義願為役者也忿悁之間改節易
圖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
以至於此融竊痛之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
違義以要利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
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出之謂
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邱墟生民轉

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未絶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瘡痍不得遂瘳幼孤復見流離庸人且為流涕況仁者乎惟將軍省察之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請師期世祖嘉美之夏四月上幸長安謁園陵諸將議欲延囂日月之期許爵其將帥以散其謀祭遵曰囂姦計久矣今若案兵引日則其謀益深而公孫得固其姦謀不如遂進上從之遣吳漢耿弇諸將從隴道擊蜀隗

囂使王元據隴坻伐樹木以塞隴道諸將與戰不利還
屯三輔馬援上書曰援自念事陛下本無公輔之薦左
右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故臣不復避瞽言眛
死陳誠臣與囂往為知交令聞與來歙書深更怨臣自
計無負於囂遣臣東謂臣曰僕北面稱臣加以本欲為
漢足下往觀其政於汝意可即專心矣臣還報以赤心
欲囂善耳非欲陷於非義也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反
欲歸怨於臣臣欲遂退不言則無以報陛下願詣行在

所得露心腹陳滅西州之術然後退就壟畝飯蔬飲水隨四民之職死無所恨上報許援東詣京師具言擊囂之計上大悅謂援曰吾方西誅隗囂待詔勉卒所志是時建威將軍耿弇屯漆征虜將軍祭遵屯汧征西將軍馮異屯上林大司馬吳漢在長安中郎將來歙監領衆軍在安民援始將突騎五千匹諸將每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而來歙深與援善囂復上疏曰吏民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雖有大利不敢廢臣

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
雖不敏不敢不勉令臣之在本朝如遂蒙恩更得洗心
死骨不朽有司以毄慢誅其子恂上不忍復使歙至汧
賜毄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寛仁雖有亡叛
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
言則事不決令若束手復遣恂弟詣闕有全爵禄之福
吾年已五十餘在甲兵中十年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
報毄知世祖籌之明乃遣使稱臣於蜀公孫述以毄為

朔寧王數遣兵助囂太原人温序為護羌校尉行歩至襄武為囂將苟宇所執欲生降之謂序曰并勢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本當効死義不貪生宇復曉喻序序怒叱之曰虜何敢脅漢將左右欲殺之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劒令自裁序受劒銜鬚歎曰既為賊所迫無令鬚汙土遂伏劒上聞而憐之賜洛陽城旁塚地穀千斛縑五百匹除序子壽為郎遷鄒平侯相壽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將序骸骨葬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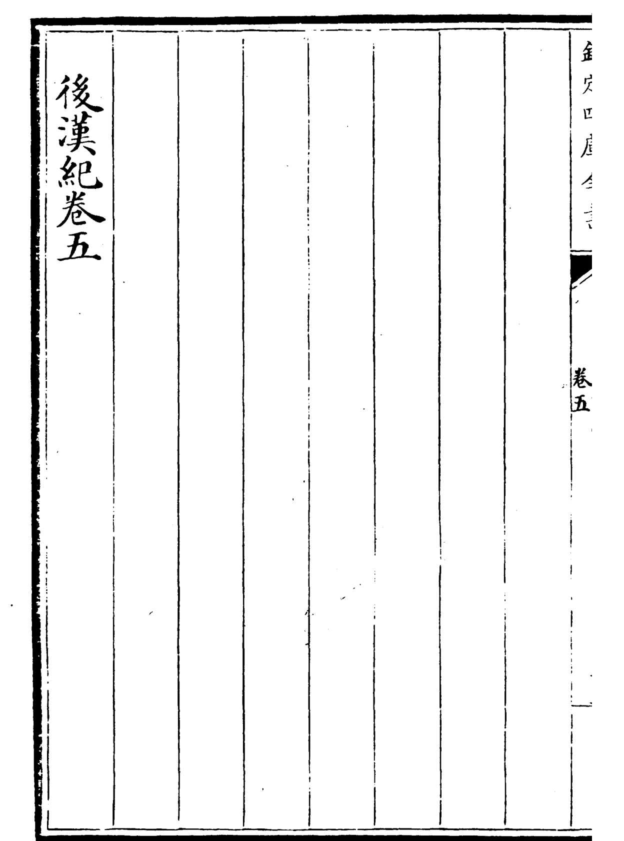
璺詔許焉冬十二月癸巳詔曰間者以軍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往往屯田其令郡國田租三十税一如舊制焉馮異在關中久求還京師上不聽有人上書言馮異專制關中威福自由號咸陽王上以章示異惶恐謝曰臣本諸生遇受命之會過蒙顧盻充備行伍班大將爵為通侯雖受任方面豫有微功此皆國家謨謀非臣所及也臣伏自思惟奉承詔㫖則戰無不尅率臣私心則未嘗不悔陛下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豪傑競逐臣在
傾側之中尚無過差之志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者乎
誠宜謹守愚忠以自終始伏願明主知臣素心詔曰將
軍之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是冬馮異岑彭朝京師上謂公卿曰馮將軍是我兵起
時主簿也使中黃門賜異珍寶衣服詔曰倉卒無蕪蔞
亭豆粥呼沱河麥飯也異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
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願陛下無忘父

城則百寮蒙恩天下幸甚後遣異將妻子西彭亦數宴見厚加賞賜既而還南使過家上先人冢詔大長秋朔望問夫人起居詔諸侯就國耿純上書願奮擊公孫述又陳前在東郡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涿郡誠不自安乃更封純為東光侯上曰文帝謂周勃曰丞相吾所重也君為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哉純遂就國弔死問傷國中愛之

袁宏曰夫萬物云為趣舍不同愛惡生殺最其甚大者

也縱而不一亂亡之道故明王制設號令所以一物心而治亂亡也今誅惡之臣内懼私憾不慮其弊從而易之是下用情而法不一也不一則多變多變則害生故王者之所保在於法一而不變乎靈壽侯邳彤薨世祖既平邯鄲遣任光還信都更封陵鄉侯李忠為中水侯遷丹陽太守治甚有稱為天下第一



後漢紀卷五

後漢紀卷六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六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天下繫囚非殊死者一切勿治是時海内新安民得休息皆樂吏職而勸農桑風俗和同人自修飾上惟王莽偽薄之化思有以改其弊於是黜虛華進淳朴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名實不相冒而能否彰矣又念前世園陵太盛王侯吏人轉相倣競乃下詔

曰世俗不以厚薄為鄙陋富者過奢貧者殫財刑法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以來乃知其咎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薄葬送終之義癸亥晦日有蝕之詔曰陰陽錯謬日月薄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公卿百寮各上封事無有所諱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於是馮衍上書陳事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禄秩八曰撫邉境書奏上將名見之後以讒不得入

袁宏曰夫讒之為害天下之患也闇主則理固然矣賢君而讒言不絶者豈不哀哉夫人君之情不能不形於外夫好惡是非之情形於外則愛憎毁譽之變應於事矣故因其所好而進之因其所惡而退之因其所是而美之因其所非而疾之惡而於無嫌之地而人主不必悟者讒人之所資也夫讒人之心非專在傷物處之不以忠信其言多害也何以知其然夫欲合主之情必務求其所欲所惡者一人所害者萬物故其毁傷不亦衆

乎若夫聲色喜怒之際虛實利害之間以微售其言焉可數哉是以古之明君知視聽之所屬不能不關於物也知一已之明不能不滯於情也求忠信之人而置之左右故好惡是非之情未嘗宣於外而愛憎毀譽之言無由而至矣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是時宰相多以功舉官人率由舊恩天子勤吏治俗頗苛刻因是變也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臣聞國無政不用善則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其道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

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應變之要也昔在帝堯洪水滔天帝求俾乂嶽曰鯀哉帝知鯀不可然猶屈已之是從嶽之非重違衆也昔齊桓公避亂於莒鮑叔從焉既反國鮑叔舉管仲桓公從之遂立九合之功晉文公奔翟從者五人既得晉國將謀元帥趙衰以郤縠為說禮樂敦詩書使將中軍而五子下之故能伏強楚於城濮納天子於王城令衮職有闕朝論輒議功臣功臣用則鮑趙之舉息矣願陛下上師陶唐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

之德以濟羣臣舉善之美臣聞上竭聰明則下懼其罪故日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君威亢急則臣道廹促願陛下留神寛恕以崇柔克之德不從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嘗從劉歆學講議歆美其才學者皆師之興既之凉州坐事免會赤眉作亂東道不通興乃歸隗囂囂貳於漢興每匡諫言辭懇至囂雖内不能悅而外相崇禮興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舍益祿興見囂曰昔嘗同僚故歸骸骨非敢為用也求為先人遺類耳幸蒙覆載

得自保全今乞骸骨而徙舍益祿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不敢失隊今為父母乞身得益祿而止是以父母為請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嚣曰幸甚乃為辦裝使興妻子俱上聞興歸徵為太中大夫光祿勳杜林上書薦興曰執義堅固敦於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宜侍帷幄以益萬分於是敬異焉每朝有大議輒訪問興上嘗以郊祀事問曰欲以讖決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上怒曰卿不言讖

非之邪興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敢非上乃䚷曰言不當若是耶興數言事文辭溫雅然以不合旨又不善識故不得親用有子曰衆以才學知名其後皇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將梁松束帛聘衆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制藩王不得私通賔客遂辭不受松曰長者意不可逆也衆曰犯禁得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王聞之嘉而不强及梁氏敗賔客多坐之衆不染於辭夏五月前將軍李通為大司空秋隗囂遣步騎

三萬侵三輔耿弇遣數百騎與戰為囂所破囂將分兵取栒邑馮異聞之馳據其城諸將皆曰虜兵乘勝不可爭鋒異曰若虜得栒邑則三輔動矣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栒邑以逸待勞非所謂爭鋒也遂馳入栒邑閉城偃旗皷囂將不知直來攻城異擊鼓建旗成列而出囂軍亂遁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於是北地諸豪帥相率而降諸將多有言功者異獨默然上璽書勞異曰栒邑孤危亡在旦夕諸將狐疑莫有先發將軍獨決奇

箕摧敵殄冠功如邱山猶若不足雖孟反後入無以過也今遣太中大夫賫璽藥殯殮之具以賜吏士其死傷者大司馬已下親弔問之以崇謙讓於是三軍之士莫不感悅

袁宏曰謙尊而光於是信矣馮異能讓三軍賴之善乎王之言謙也楊朱有言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無所往而不美因斯以談聖莫盛於唐虞賢莫高於顔回虞書數德以克讓為首仲尼稱顔回之仁以不伐為先郤至矜

善兵在其頸處父上人終喪其族然則克讓不伐者聖賢之上美矜善上人者小人之惡行也司馬法曰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爭則不相掩由此言之民之所以和下之所以順功之所以成名之所以立者皆好乎能讓而不自賢矣夫人君者必量材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士苟自賢必貴其身雖官當才斯賤之矣苟矜其功必蒙其過雖賞當事斯薄之矣苟伐其善必忘其惡雖譽當名斯少之矣於是怨

責之情必存於心希望之氣必形於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為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德下人以隐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畢唯懼不任唯患不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身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且天道害盈而鬼神福謙凡有血氣必有爭心功之高者自伐之責起焉故宋公三命考父傴僂晉帥有功士燮後歸孟側殿軍策馬而入三卿謀寇冉有不對其所以降身匿迹如此之甚何

也誠知民惡其上衆不可蓋也夫逆旅之妾惡者自以為惡主忘其惡而貴焉美者自以為美主忘其美而賤焉夫色之美惡定於妾之面美惡之情變於主之心況君子之人有善不敢識有過不敢忘者乎其為美亦以弘矣故揚子之言足師逆旅之妾足誠也

八年春正月来歙自陽城將二千人斬山開道徑至畧陽襲囂將金梁等殺之因保其城上聞之喜甚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上以畧陽囂之所阻

腹心已壞則制其支體先是吳漢諸將在長安者兵雖盛以梁屯守不得上隴及梁死歙據略陽乃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矣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弊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囂果自將數萬人攻圍略陽激水灌城晝夜攻歙歙率勵吏士同心固守數月不拔囂衆疲弊夏閏四月上西征至漆議者以為車駕不宜入險且遣諸將觀虛實議未定會馬援夜至勸上曰囂衆瓦解兵進必破以米為

山谷於上前指衆軍所入處上笑曰虜在吾目中矣車駕遂進賓融與五郡太守將步騎數萬輜重五千兩與上會第一上置酒引見融等待以殊禮嚻衆大潰城邑皆降嚻將妻子保西州吳漢岑彭引兵追守之嚻將王元入蜀上嘉融功以四縣封融為安豐侯融弟友為顯親侯於是以次封竺曾為助義侯梁統為歸義侯史苞為褒義侯厙均為輔義侯辛彤為扶義侯既而皆遣還西融兄弟竝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

上不許蜀人聞隗囂敗百姓震動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王莽以来常空公孫述乃詐使人言下倉出穀積如山陵百姓空市鄽往觀之述乃會百官問曰下倉竟出穀乎對曰無有述曰言隗王敗亦復如此矣欲以此安衆心者也蜀人荆邯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政豪傑並起漢祖無前人之遺迹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間身自奮擊與項羽戰小大百餘軍破身困者數矣然猶不止故軍敗復合創愈復往

何則前死成功愈於就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强士附威加山東時漢更始復失天下衆心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賔友處士偃武息兵卑辭事漢喟然自以為文王復生也令漢帝釋西顧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則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閒使相聞至於五分而有其四則舉兵伐之遂以屠潰是則然矣若天水已平漢九分天下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内奉

萬乗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為宜與漢和親不者當及天下之望未絶豪傑尚可驅動急以時悉發國内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築壁堅守傳檄吳楚則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得如此海内震揺兾有大利也述欲從其言蜀人及述兄弟以為不可述遂止延岑等數請兵願立功終疑而不聽由是皆怨唯公孫氏任政述性酷急數誅殺察於小事

如治清水而已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鸞旗旄騎置陳陛戟輦出房闥又立其兩子為王食揵為廣漢各數縣彧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王愛子亦無大志述不勝情卒皆王之潁川盜賊起京都騷動秋八月上還洛陽謂執金吾寇恂曰卿著威信於潁川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為二千石以憂國可也恂對曰潁川聞陛下西征以為隴蜀未定故狂狡乘閒相詿誤耳如陛下升輿南面臣願執銳在前賊必惶恐歸死即日車

駕南轅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畱恂潁川撫吏民受餘降冬十一月公孫述將救賢乘高卒至漢兵未及陣賢得逃出入冀漢軍食盡吴漢岑彭燒輜重歸長安天水諸縣復反為賢十二月高句麗王遣使奉貢東郡濟陰盜賊起大司空李通横野将軍王常率舟師擊之上以耿純威信著於衛地即拜純為大中大夫與兵會於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降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

太守

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祭遵薨遵忠蓋廉潔毀巳財為

國賞賜皆以賑吏士身寢布被妻子惡衣食上以是重

焉雖在軍旅其所進禮皆儒術之士讌會遊處必雅歌

投壺遵喪至河南詔遣百官詣喪所上乃素服臨之望

城舉音哀動左右既還復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

已詔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其費喪禮成復臨祠以

太牢如孝宣帝臨霍光故事贈以將軍侯印綬謚曰威

侯賜朱輪容車介士導引既葬車駕復親臨墳墓問其室家上嘆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進曰陛下念祭遵不已羣臣皆内懷慙懼遵之見思若此是春隗囂病死囂將皆降唯高峻不下峻嘗降漢已復歸囂囂故懼誅不降立囂小子純初王莽末天水童謡曰出吳門望緹雲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可上地安得民囂少病蹇吳門者即冀郭門也来歙説上曰隗囂雖死西州未平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蕃蔽故得延

其軀命如二郡既平則述計窮矣昔趙以賈人為將高祖懸以重賞今隴右新破百姓饑餓可以利動時也宜益資軍實以誘未附令誠知國用不足民勞於内然天下未定不得休息上從之於是糧穀器物不絶於道冬來歙馮異入天水破述將王匡田弇諸縣悉降自王莽末西羌寇隴西金城入塞内隗囂不能討因撫集以為强歙奏言非馬援莫能定乃以援為隴西太守援至擊先零大破之降者萬餘人援上疏曰亢吾以西數十里

一城城皆完堅舊制置塞因山阻海其蹊徑輒有候尉故虜不得妄動即棄亢吾以西北為殖養虜根内自廹促宜及兵威疾往除之金城諸縣皆田地肥美溉灌流通自有本民易還充實誠不宜有所斷棄若二郡平定流民還本業不復為國家憂於是詔竇融悉還金城客民三千餘戶援為置長吏繕治城郭起塢候勸耕田郡未樂業羌虜悉降援以郡新復務開寛信舉大體而已賔客故人滿門下諸曹時白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

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旁縣
嘗有報怨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城郭狄道長請閉
城門發兵援時方與賔客飲大笑曰羌虜何敢復犯我
曉狄道長令歸寺良怖急者各牀下伏後稍定郡中乃
服三月封楚王子般為菑丘侯頃之徙封杼秋侯上章
沛詣問郡中諸侯有事行者太守言般至行為諸侯師
天子嘉之恩禮甚厚吳漢王霸諸將征劉芳於高柳匈
奴救芳漢兵不利引軍還璽書以霸為上谷太守

十年夏征西大將軍馮異攻洛門未下薨謚曰節侯異謙退不伐每軍行止舍諸將爭功異嘗屏處大樹下軍中號為大樹將軍上嘗分諸營吏士問曰屬誰營耶皆曰願屬大樹將軍上以此重之非合戰受敵異嘗處衆營後與諸將相逢引車避之士卒不得爭功進止皆有旗幟號為嚴整子彰嗣上追思異功封小子訢為祈鄉侯秋八月己卯幸長安祠高祖廟上將討高峻寇恂諫曰車駕止長安隴西足以震懼且去關東不遠此從容

一處而制四方今士馬勞倦遠屐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之役可以為戒上不從進及汧高峻不降上謂恂曰公前止吾今為吾行矣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詣恂辭禮不屈恂怒將斬之諸將曰高峻兵精今欲降之而斬其使不可恂遂斬之遣其副歸峻即日開城與隗純等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軍師何以反降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所取也今来觀望其意不屈是不欲降殺之峻亡其半以是動心故知其必降諸將

皆曰非所及也峻與諸隗徒關東頃之隗純將數十騎亡入匈奴追斬之吳漢王霸擊劉芳芳將胡騎會平城下連戰大破之是時芳與匈奴連兵烏丸數為寇盜緣邊愁苦霸乃築塢候起亭鄣自代郡至平城三百餘里霸數上書言邊事宜與匈奴和親又言委輸可從溫水以省陸轉之勞後皆施行霸愛士卒死者解衣以歛之傷者穀食以哺之在上谷二十餘年與匈奴數十百戰士卒皆爭為效力是歲執金吾寇恂衛尉銚期薨恂居

九卿位饗大國租皆以施朋友賑給故人常曰吾所以自至於此者士大夫之力也可不共乎恂學行並修名重朝廷議者稱其有宰相器會恂早薨莫不痛惜謚曰威侯恂兄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侯者八人恂數言閥業之忠上以為關内侯官至遼西太守

袁宏曰夫世之所患患時之無才也雖有其才患主之不知也主既知之患任之不盡也彼三患者古今之同而御世之所難也觀寇恂之才足居内外之任雖整撫

河内再綏頼川未足展其所能也及在汝南延儒生受左氏何其閑也晩節從容不得預於治體夫以世祖之明如冦生之智能猶不得自盡於時況庸主乎期為將嘗先登陷陣手自斬獲軍每不利賴期得振者甚數為人重信義雖破邑降城未嘗虜掠在朝見不善必犯主之顔上嘗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臣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天子為之迴輿期疾病其母問嗣者期曰受國重恩常懷慚負若死有知

何以報國何議嗣乎上親自臨禭謚曰忠侯

十一年春三月己酉上幸南陽過章陵祠園廟初公孫述遣大司徒任滿翼江王田戎将數萬人據荆門浮橋横江以絶水道營壘跨山以塞陸路上遣吳漢岑彭藏宫將六萬兵擊荆門詔岑彭曰大司馬習用騎兵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而已閏月吳漢岑彭率師攻之時天東風吹船逆流直衝浮橋因放火燒之風怒火盛短兵接戰蜀兵驚怖大軍遂順風並進所擊無前任

滿溺死者數千人田戎退保江州岑彭遂長驅入江關令兵無得鹵掠所過不受牛酒見者老陳漢恩德百姓無不欣悅開門請降吳漢臧宫自後而進六月來歙蓋延入武都攻述將王元破之乘勝遂進蜀人震恐遣刺客刺歙刀未出歙召盖延延至見歙涕泣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以敢爾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効兒女子啼泣乎刀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卿邪延拭淚具受所勑辭畢抽刀而卒上

聞之悼痛無已贈中郎將印綬謚曰節侯喪還洛陽車
駕臨弔送葬哀慟欷歔所褒顯賞賜甚厚長子褒嗣上
嘉歙忠節封歙弟由為宜西侯歙為人信厚言行不相
違雖銜命數年出以喻囂然往来之言皆可復也上之
臨喪趙王良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傾
良怒召門侯岑遵困辱之司隸校尉鮑永奏良大不敬
良尊重莫貳上雖不從而羣臣嚴憚焉永辟平陵人鮑
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强禦詔曰貴戚且歛手

以避二鮑其見重如此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父宣守正不屈為王莽所誅莽欲滅其子孫上黨都尉路平承旨欲害永太守苟諫嘉宣忠節置永府中護全之永數為諫陳安漢室剷姧臣之策諫戒永曰機事不密則害生禍倚人門會諫喪路平復收永弟升會新太守趙興至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致身立節鮑宣之死豈可害其子邪勑縣出升復名永為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出謁永以為非真不宜興遂駕往永當州門拔

佩刀截鞅輿為還車數日詔書下捕之果矯稱使者由
是知名自會郡太守為司隸行縣至霸陵過更始塚引
車將下從事諫止之永曰北面事人忍不過其墓雖以
獲罪司隸不避也遂下車盡哀至右扶風上苟諫冢上
曰奉使如此可乎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百行之宗
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悦
初雲陽人宣秉字巨卿為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務舉
大體闊畧微細其政嚴而不苛百僚亦敬憚之上幸其

府見秉布被瓦器食則魚飧歎曰雖楚之二龔不能過也即賜幃帳器物拜為司徒司直俸禄皆以分九族家無擔石之儲東海王良字仲子亦為司徒司直行大司徒事居貧守約妻子不之官司徒掾鮑恢嘗以事至蘭陵過良家見一婦人負柴而入不知是良妻也恢謂曰我司徒掾也將歸京師夫人得無有書乎婦人曰苦掾無書既而問焉乃良之妻也恢歎息而去故良之清貧聞於天下良謝病歸天子脩禮徵不得已載病至京師

道過友人友人闔門不内曰不有忠言竒謨以取大位是無其徳也曷為往来屑屑不憚煩耶謝而不見良遂稱病篤而歸終身不起冬岑彭以江州城固而粮多留馮俊守之彭引軍從涪江擊平曲逑遣汝寧王延岑大司空公孫恢將軍王元距廣漢大司徒侯丹距黄石彭令臧宫擊岑等自沂都江擊侯丹破之時岑等盛兵沉水宫兵財千餘人降附者四五萬口軍食不足蜀民各堅壁觀形勢宫欲還恐為虜所制會謁者將數百兵詣

岑彭宫乃矯制取謁者兵蹤行陣而多旗鼓蜀人聞漢兵卒至登山望之旌旗滿谷呼聲動山莫不震懼宫因其懼縱兵大破之斬公孫恢死者萬餘人王元降即遂乘勝而前所至皆降岑彭既破侯丹晨夜兼行二千餘里徑赴武陽别遣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所至皆奔散迷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彭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蜀遣刺客刺彭彭死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將兵齊整為巴蜀所稱百姓思之為立

廟武陽謚曰壯侯上思彭功封其庶子淮為穀陽侯上為書喻公孫述示以成敗述得書歎息以示光禄勲張隆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言岑彭之死吳漢將精兵二萬自夷陵出犍為十二年春吳漢到南安擊述弟永於魚涪津破之遂降武陽初漢入犍為界諸縣多城守詔令漢直到廣都據其心腹諸城自下漢意難之既進兵廣都諸城皆降又詔漢曰廣都去成都五十里述若來攻待其困弊而攻

之勿與争鋒述若不来轉營逼之彼必堅壁漢以連戰輒勝便進兵去成都十里漢自將步騎二萬餘人水北作營遣副將劉尚將萬餘人於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上聞之大驚讓漢曰如述出兵連綴副營副營破即公營亦破矣恐公不能還自天上也幸尚無他者急還廣都三月癸酉詔曰巴蜀民為人所掠者免為庶人夏六月黄龍見于河東秋七月馮俊破江州殺田戎九月述遣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十餘萬人攻吴漢分兵守

劉尚漢力戰不利漢謂諸將曰吾與諸軍踰越險阻轉戰千里今深入敵地在其城下勝則成功敗則無餘成敗在一舉矣前夾江為營戰數不利今欲徙水北營合於水南同心一力人自為戰何有不克哉饗士秣馬潛軍夜合水南營述不知乃分兵距水北營自將攻水南營漢迎擊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會臧宫至兵馬甚盛遂進軍城下述自將數萬人出戰吳漢縱銳士奔之刺述洞胷輿至營以兵屬延岑其夜述死明旦岑舉城降吳

漢悉滅公孫氏幷誅延岑漢燔燒百姓縱兵大掠上聞之詒讓吳漢劉尚曰城中老母嬰兒口以萬數兵火大縱可為酸痛甚違古人弔民之義公等戴天履地何忍行此耶初漢軍粮盡具舟將退謂蜀郡太守張堪曰禍將至矣軍有七日粮而轉運不至必為虜擒不如退也堪乃止漢使毀軍以挑述述果出戰遂以破述成都既平堪先入其城府藏珍寶皆有簿券秋毫無所取慰撫吏民蜀人喜悅後遷漁陽太守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

堪以數千騎擊破之威震北邊漁陽大治堪字君游南陽宛人明帝時問蜀郡計掾樊顯曰前後太守誰最賢顯曰漁陽太守張堪仁足以惠下威足以擒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獨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顯言歎息良久方徵堪會病卒天子悼惜之大司空李通以疾罷通以布衣唱謀有佐命之功又尚寧平公主甚見親重通性謙恭常欲避權勢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上輒優喻之以三

公歸第養疾道後固請罷相以特進侯奉朝請常與高密膠東侯參議大事車駕每幸南陽遣使使祠通父守冢竇融與五郡太守還京師官屬賓客轉轂千餘兩融至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上遣使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京師以梁統為太中大夫數月拜竇融為冀州牧俄拜大司空融以非國家舊臣而爵位與吳公並每朝會進見辭禮甚恭上愈親厚之融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

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朝夕教以經藝不得令見天文讖記誠欲令肅恭畏事恂恂修道不願其才能何况乃當傳以連城王侯故國哉每請閒求見上輒不許融嘗罷朝逡巡席後上知融欲讓使左右扶出之他日將會先詔融曰曩者知公欲讓令相見宜論他事勿復言其殷勤若此梁統在朝數言便宜上書陳法令輕重宜遵舊典曰臣聞人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治理愛人故為之除殘治理則

為之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之誅三王有大辟之刑所以經世教民除殘去亂也故孔子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高帝受命奄有天下制法定律傳之後世不易之科也文帝寛柔省去肉刑他皆率由舊章幾致刑措武帝因資財富多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沒民疲豪傑犯禁故增其二科懲不盡節宣帝聰明親覽萬機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令少所改更而天下稱治至於成帝繼體哀平即位日淺丞相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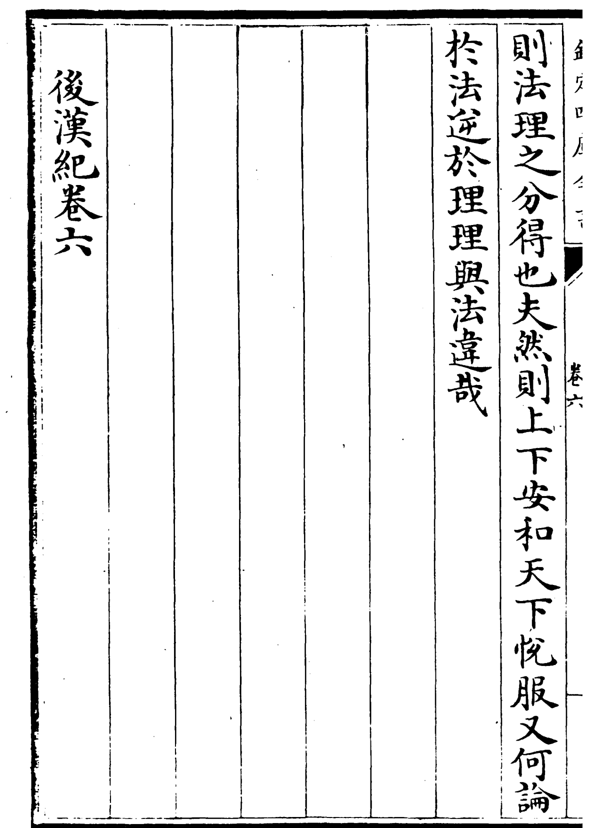
除先帝舊律百有餘事咸不厭人心尤妨政事伏見陛
下權時撥亂博施濟民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而反循季
世末節襲衰微之軌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
願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
典垂無窮之制天下幸甚事下公卿光禄勲杜林諌曰
夫人情挫辱則節義之心損刑網繁密則苟免之行生
聖帝明王知其如此故深識遠慮動居其厚故湯去三
面之網易著三驅之義所以德刑參用而示民有恥漢

德寛厚民無二心軍士左袒樂為劉氏多恩之所致也至其後世不能以德而勤於法故有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事於是家無全行國無廉夫上下相循法不能止而仁義之風替矣陛下覽得失之要深知其原故破觚為圓建斲為樸法簡易遵網疏易從海內頌政不勝其喜宜如舊制上從林議統從封陵鄉侯出為九江太守治甚有迹吏民畏愛之統有子九人而松最知名次竦弱冠能教授善屬文

袁宏曰自古在昔有治之始聖人順人心以濟亂因去亂以立法故濟亂所以為安而兆衆仰其德立法所以成治而民氓悦其理是以有法有理以通乎樂治之心而順人物之情者豈可使法逆人心而可使衆兆仰德治與法違而可使民氓悦服哉由是言之資大順以臨民上古之道也通分理以統物不易之數也降逮中世政繁民弊牧之者忘簡易之可以致治御之者忽逆順之所以為理遂隳先王之大務營一時之私議于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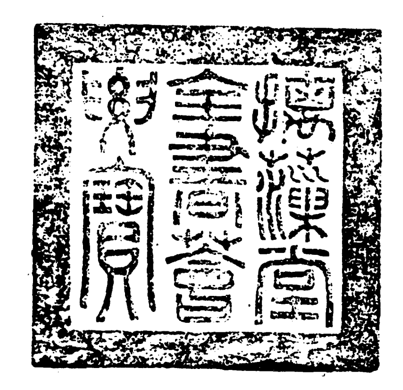
變詐攻奪之事興而巧偽姦吏之俗長矣陵遲至於戰國商鞅設連坐之令以治秦韓非論捐灰之禁以教國而修之者不足以濟一時持之者不能以經易世何則彼誠任一切之權利而不通分理之至數也故論法治之大體必以聖人為準格聖人之所務必以大道通其法考之上世則如彼論之末世則如此然則非理分而可以成治者未之聞也若乃變詐攻奪之事興而飾智謀權策以勝之巧偽姦利之俗長而設禁網陷穽以餌

之患時世之莫從懸財賞刑罰以驅之毒為下之計逆厚威網殺伐以服之斯所謂埶利茍合之末事焉可論之以治哉先王則不然匡其變奪則去其所争救其巧偽則塞其淫情人心安樂乃濟其難以悅之又何不從之有焉人之情惡侵則正其分以齊之又何訐逆之有焉推此以治則雖愚悖凶戾者其于身也猶知法治所以使之得所而安其性者也故或犯治逆順亂倫反性者皆衆之所疾而法之所以加是謷一人而千萬人悅



則法理之分得也夫然則上下安和天下悅服又何論於法逆於理理與法違哉

後漢紀卷六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謄錄監生臣陳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六十二 史部

後漢紀卷七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七

十三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勑郡國勿因計吏有所進獻今故未止非徒勞役道途所過未免煩費已勑太官勿復受其遠方食物乘輿口實可以薦宗廟者即如舊制時有獻善馬日行千里寶劒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上雅性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征伐常

乘革車用事而已及公孫述平傳送鼔師葆車然後乘輿器服漸備物焉二月馬武軍下曲陽以備胡寇丁亥太原王章爲齊公魯王興爲魯公五月殷紹嘉公爲宋公周承休公爲衛公徙鄧禹爲高密侯食四縣上以禹功大封弟寛爲明親侯禹以特進奉朝請

袁宏曰古之明君必降己虚求以近輔佐之臣所以寄通羣方和睦天人古之賢臣必擇木棲集以佐高世之主主務宣明不以道勝而不招臣務對敬不以時艱而

不進及其相遇若合符契功高而尊禮其人師喪而不咎其敗此三代君臣所以上下休嘉比德天地末世推移其道不純務巳尚功釁自外入君臣之契多不全矣唯燕然和樂終始如一風塗擬議古之流矣高祖之興蕭公之力也且蹔亡若失左右手及天下巳定無所用之賴鮑生之説以濟其身狼虎塗跣卒入囹圄子房玄筭高祖之蓍龜也始者相得非子房不謀也海内既安杜門不出假託神仙僅乃獲免光武之在河北未知身

首安寄也鄧生杖策深陳天人之會舉才任使開拓帝王之畧當此之時臣主歡然以千載俄頃也洎闗中一敗終身不得列於三公俛首頓足與夫列侯齊伍嗚呼彼諸君子皆嘗乘雲龍之會當帝者之心鞠躬謹密猶有若斯之難而況以勢相從不以義合者乎山桑侯王常東光侯耿純蕪是時有上書言宜令司隷校尉督察三公司徒掾蒼梧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賔臣者王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公以管夷吾為仲父古之

道也近魏文侯友田子諸侯不敢入其境高皇帝令相國奏事不拜入殿不趨所以寵大臣也及新室王莽遭漢中衰獨操國柄以偷天下足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然不能禁天下之謀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方今四方未集百姓未一觀聽者注耳目之時也陛下宜修文武之典襲祖宗之德屈節待賢以示將来不宜有司察公輔之名也上善其言南陽太守杜詩上書曰臣聞唐

虞以股肱康而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伏湛自行束修無所毁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在平原吏民畏愛遭世反覆城郭不傾秉節持重不可推移陛下深見臧否顯以宰相徵過斥退久而不用湛德足以左右王室名足以昭示遠人前者選擇諸侯以為公卿所以砥礪藩屏勸進忠信湛宜任宰相輔佐之官旻詔徵湛既到即入見賞賜浸渥將用之暴病薨賜秘器上親弔祠伏

氏世以經學清約相承東州號曰伏不鬭由家風化道然也湛兄子恭明帝時為司空大司徒侯霸甍上傷惜之親自臨弔詔曰惟霸積善之德久而益彰清潔之操白首彌厲漢之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頃以軍旅暴露功臣未受國邑緣忠臣之心不欲先饗其寵故未爵命其追爵謚霸使襲其後于是封霸為則鄉侯謚曰哀侯臨淮吏民聞霸甍莫不隕涕共為立祠四時祭之

十四年春正月匈奴遣使來獻中郎將劉襄使匈奴夏

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孔志為褒城侯越嶲人任貴遣使降九月莎車王賢善王心信遣使奉獻濟南太守王梁薨初梁為河南尹穿渠引穀水以注洛陽城下渠成而不流有司奏劾梁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上乃徙梁為濟南相更封阜城侯

十五年春二月大司馬吴漢將馬武等徙鴈門代郡上谷民遷中山以避胡寇於是馬武殺軍吏詔命武將妻子就侯國武自歸京師天子削武五百户更封為陽虛

侯武好酒敢直言時醉在上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迴避上恣聽之上嘗與功臣宴飲歷問曰諸君不遭際會與朕相遇能何為乎鄧禹對曰臣嘗學問可郡文學上笑曰言何謙也卿鄧氏子志行修整可掾功曹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顯可為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不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袁宏曰夫壽夭窮達有生之分也得失悲欣萬物之情也故推分而觀帝王之與布衣竹柏之與朝菌焉足言

哉以情而談一顧之與贅毁傾盖之與脱驂猶尚可為歡戚而况大斯哉夫能與造化推移而不以哀樂為心者達節之人也自斯巳還屬於方域得之不能不欣喪之不能不戚故原得失之大而天下所必同者莫尚於通塞乎然才高者宜通而懷寶以之陸沈德薄者必早而鄙夫以之竊位是則通塞可得而遇否泰難得而期也君子或因風雲之勢以建山岳之功乘日月之末光以成一匱之業雖著功美於當年猶欣一遇於千載若

夫版築漁釣織箔鼓刀緼櫝胷懷與之朽爛者焉可數哉至如樂毅之遇於燕昭屈原之事於楚懷白起之用於秦王范增之奉於項籍雖終同顛沛猶一申其志誠未足以語夫通塞者乎白首抱關轉死溝壑者何殊間哉夫以鄧生之才忝擬王佐之畧損翮弭鱗棲遲刀筆之間豈以為謙埶誠然也及其遇雲雨騰龍津豈猶吴漢之疇能就成天之構焉武之徒亦與鸞鳳齊飛由此觀之向之所謂通塞者豈不然乎初有司請封皇子天

子弗許也固請連年乃從之四月戊申封皇子輔為右
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延為淮陽公
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是
日天子思李通之功乃封通少子雄為邵陵侯
袁宏曰書稱協和萬邦易曰萬國咸寧然則諸侯之治
建於上古未有知其所始者也嘗試言之曰夫百人聚
不亂則散以一人為主則斯治矣有主則治無主則亂
故分而主之則諸侯之勢成矣摠而君之則王者之權

定矣然分而主之必經綸而後寧總而君之必統體而後安然則經綸之方在乎設官分職因萬物之所能統體之道在乎至公無私與天下均其欲故帝王之作必建萬國而樹親賢置百司而班羣才所以不私諸已共饗天下分其力任以濟民事周禮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之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降殺之謂之五等雖富有天下綜理不過王畿臨饗一國政刑不出封域故衆務簡而才有餘所任輕而事不滯諸侯朝聘所以述職納賦

盡其禮敬也天子廵狩所以觀察風教知其善惡也功德著於民者加地進律其有不善者則明九伐之制是以世禄承襲之徒保其富厚而無苟且之慮修績述官之疇務善其禮不為進取之計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風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爰自唐虞至于三代文質相因損益有物諸侯之制存而不革長世育民所由逺矣及王畧不震諸侯違度官失其序民移其業然而衆國扶持大小相制雖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

之勢豪傑之士無所騁嘯咤之心昔周室微弱政教陵遲桓文翼戴二國是賴憂勤王室則諸侯慕而率從振而驕之則九國叛而不至楚恃江漢秦據崤函心希九鼎志存神器然畏迫宗姬忌憚齊晉歷載八百然後降為庶人豈非列國扶疏根深難拔已然之効哉戰國之時志在無幷伐國而貪其民得邑而置其私而郡縣之勢萌矣秦有天下覽周之弊毀廢五等因而用之傾天下之珍以奉一身之欲舉四海之務以關一人之聽故

財有餘而天下分怨不理而四海叛高祖既帝鑒秦之失分裂衺膏腴封殖子弟至於將相功臣租税而已郡縣之官即而弗改夫畫土分民止於親戚班爵施勞不逮功賢猶頼宗室之固以折諸吕之難況萬國親賢兼樹者哉文帝時賈誼言曰夫欲天下之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内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諸國之君莫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矣文帝不從卒有吳楚之變怨而懲之大懼諸侯推恩以分其國因事

以削其邑枝葉既落本根從焉遂使王莽假託恩道揖讓稱帝豈不易哉光武中興振而復之奄有天下不失舊物而建封畧一遵前制諸侯禁網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懼於罪敗同姓挫於庶民一夫攘臂故以能亂天下矣由此觀之五等之治歷載彌長君臣世及莫有遷去雖元首不康諸侯不為失政一國不治天下不為之亂故時有革代之變而無土崩之勢郡縣之立禍亂實多君無常君之民尊卑迭而無别去来似

於過客人務一時之功家有苟且之計機務充於王府
權重幷於京師一人休明則王政畧班海内元首昬闇
則匹夫擬議神器是以閨闥不淨四海為之鼎沸天網
一弛六合為之窮兵夫安危著於古今歷代之君莫能
創改而欲天下不亂其可得乎嗚呼帝王之道可不鑒
歟癸丑追尊兄續曰齊武公仲曰魯哀公盧芳自匈奴
入高柳左馮翊蓋延薨是時天下墾田多不實百姓嗟
怨諸郡各使吏奏事帝見陳留吏其牘下有云潁川弘

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詔吏吏詆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東海公陽在幄後因言曰吏受郡勑欲以墾田民相比方詔難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故田宅不可問乃詰吏吏具服如陽言由是帝彌重陽也

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竝為盜賊三月辛丑日有蝕之冬十月盧芳降封芳為代王是時天下刺史太守以墾田不實下獄死者十餘

人於是南郡太守劉隆亦繫獄上以隆功臣也免為庶人上從容問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牧守多也援曰死得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上大笑其順時不忤皆此類也援長七尺五寸踈眉美鬚博通多聞閑進對善說前言往事與上言舊時三輔長者閭里豪傑皇太子諸王聽之無倦上知援智有餘甚見親重

十七年春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夏四月上幸滎陽潁

川章陵六月癸巳臨淮公衡薨秋七月廬江賁登等反

虎賁中郎將馬援平之冬十月辛巳皇后郭氏廢立皇

后陰氏初郭后寵衰數懷怨恚廢東門侯郅惲上書曰

臣聞夫婦之間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況

臣欲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也雖然願陛下念其不

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上善之曰惲恕己而

量主知我必不可以所私而輕天下者也陰后南陽新

野人更始元年世祖納后于宛方北之洛陽令后歸新

野止宛宛中少黨諸陰鄧鄉里豪居能自讓建武初迎
后於育陽為貴人上以后性寛仁欲立之后輒退讓自
陳不足以當大位時郭后以生太子彊故遂立郭后及
后生東海王陽而寵益衰后性慈仁十歲喪父語及之
未嘗不流涕上常言希見親不在已數十年語及之輒
涕者追爵謚后父陸為宣恩侯以兄識為侍中封元庶
侯識弟興為期門僕射興弟就襲父爵更封新陽侯識
字次伯齊武王時以率宗人賓客為偏裨矢及隨世祖

征伐數有戰功將並其邑識辭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幸託屬掖庭賞賜豐衍如復加爵邑此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不可以示天下上甚美之興字君陵筋力過人其從出入常操小蓋鄣翳風雨泥塗狹隘躬自履涉上所幸止必先入清宮居則博觀五經訪問政事尊賢下士廣求得失獻善替否薦達後進好施接人門無游俠與張宗等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其所長而達之張汜之徒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

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起第宅采椽麤朴足避風雨常稱豐屋之戒若不修德雖有崇臺廣廈猶傳舍也上嘗封興置印綬前興固讓曰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受爵土令天下觖望臣誠不願臣蒙陛下中宮恩澤至厚可謂富貴已極不可復加上見其讓切不奪其志皇后問故興曰后不讀書記耶亢龍有悔多見不知量外戚家若不知謙嫁女欲得因力配尊貴娶婦求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當知足驕奢益為觀聽所

讖后恱其言不為宗親求位以干王政就剛强不順理頗以貴勢傲物扶風人井丹高抗之士也諸王貴人更請丹莫能致就自以為能致丹詭諸王錢二萬使人通丹致之丹不得已乃詣就為丹設麥飯蔬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為能供美食故相過耳何謂如此就更為置盛饌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乗人車此其是耶坐中皆失色莫之敢應就即為去輦談論盡日乃去以其名高就等無敢失意者丹亦終身不仕明帝初就為

少府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驕妒豐亦狷狹遂殺公主豐誅死就自殺家屬歸本郡郭后既廢太子太傅張湛稱疾引退為太中大夫上欲以湛為大司徒湛至朝堂坐遺小便自稱疾篤遂不用卒于家湛字子孝右扶風平陵人舉動必以禮雖幽室閑處不易其度閨門之内若嚴君焉三輔歸之以為儀表成哀閒為二千石王莽時歷守尉建武初為左馮翊修禮教明好惡政化大行甞告歸平陵望縣門而下車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

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湛被徵當還馮翊曰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湛曰君以德進湛以罪退逡巡而去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壬午徙左馮翊公輒為中山王諸國公皆為王是歲鳳皇五集頴川郡衆鳥並從行列蓋地數頃留止七十日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史歆反巴郡宕渠楊偉徐容等各起兵以應歆大司馬吴漢滅宫擊之壬午上幸長安祠

園陵夏四月伏波將軍馬援扶樂侯劉隆樓船將軍段志平樂侯韓宇擊交阯至合浦段志病死援當浮海入交阯船少不足渡乃問山行者遂浮海随山開道千餘里自西至浪泊擊徵貳等降者數千人韓宇後病死援幷將其衆追徵貳等至禁溪連破之貳等各將數百人走戊申上幸河内五月代王芳復入匈奴六月壬戌赦益州殊死巳下亡命者秋史歆等平吴漢徙偉客等二百餘戸于長沙冬十月庚辰上幸南郡還祠章陵辛丑

追謚外祖父樊重為壽張敬侯重字君雲家世溫厚三世不分財重居家有法子孫進見如吏其治家僮僕無遊手身自隱親故能殖其財田至三百頃資至巨萬其興功造作為無窮之規欲治器物則先種梓漆人皆笑之然卒得其用居家擬於邦君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田二頃解其訟由是縣邑敬其德讓重八十餘而終不索假貸者可百餘萬臨困悉削文書不告兒子債家聞之皆爭往償之諸子不受也中子宏字靡卿初

與齊武王共起義兵湖陽收繫妻子將殺之湖陽令曰

樊重父子有禮行於鄉里正有大罪且當在後何可殺

耶宗家亦有繫者多被害唯宏妻子得免後隨世祖征

伐數有勤勞封壽張侯宏謙恭畏慎不汲汲於官位父

子内相勑戒以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嘉榮埶

也天道惡盈而好謙畏天道耳前世貴戚可明戒也保

身全命云不樂哉每當朝會輒俯伏須漏盡雖令不朝

恐有謬誤猶晨詣闕下上以是尤重之時見得失乃獻

便宜輒自手書削藳公卿朝見訪政事終不敢對疾病上自臨視垂涕問所欲孫自陳身無功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大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後徙封孫小子茂為平望侯臨薨勑諸子薄葬靜掃閉戶物不得有所下與夫人同塜異藏各自一延道以死生各異棺柩一藏不當徙見如有腐敗傷孝子心朝廷善之謚曰恭侯初兵革起而皇妣薨宗人樊臣公獨親殯斂世祖即位擢為中大夫固始侯李

通薨謚曰恭侯賜甚盛上及皇后親弔送葬

十九年春正月巷人傅鎮反臧宮擊之東海王陽曰賊相迫刼反耳其中必有欲悔者今圍之急不如小緩之令得亡逃亡逃亭長足以取之從之賊果破走馬援斬徵貳等二月封援為新息侯設牛酒勞軍士因撫觴而言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人生一世但求衣食仕宦不過郡掾吏守墳墓護妻子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安用餘為當吾在浪泊西時下潦上霧毒氣浮蒸

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憶少游語何可得也今賴諸士大夫之力而吾先受其賜所以喜且愧也坐者聞之莫不歎息之

袁宏曰少游之言有心哉人之性分静躁不同或安卑素守隐約顧視榮名忽若脫屣彼二塗者終之以道亦各一家之趣也然功業難就而卑素易從而古今之士莫不自託於功務而莫肯於閑逸者將自負其才顧衆而動乎然則榮名功業非為不善也千載一遇處智之

地難也若夫安素守隱其於人間之懽故以易而無累矣然苟非夷塗外物難必螻蟻且能為害而況萬物乎故久處貧賤誠有志者之所耻也歸終而言取保家之主乎詔援後擊九真自無功至居風斬首三千餘級從其渠帥數百家於零陵援所過令治城郭修溉灌申舊制明約束是後駱越常奉馬將軍故事自郭氏廢後太子彊不自安郅惲勸之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賢君吉甫令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春秋之

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引愆退身彊遂因左右陳誠願備藩輔世祖遲迴者久之乃許焉十月戊申皇太子彊封東海王食東海魯國二郡租賦之税車服之飾加於諸王彊上書讓東海又因太子口陳至誠上不許以彊章示公卿而嘉歎之

袁宏曰夫建太子以為儲貳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後漢之業宜遵統一之道以為後嗣之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内寵既

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志氣高抗不慕當世王莽末民不堪命惲西至長安上書諫莽曰臣聞智者順命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正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以陛下就臣位陛下宜順天命轉禍為福如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

諫不可難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下詔獄劾惲大逆猶以惲據正義難即害之使黄門近臣脅導惲令為病狂恍惚不自知所言惲終不轉曰所言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經冬會赦得免因南遊蒼梧建武初自蒼梧還鄉里縣令卑身崇禮以為門下掾惲感其意遂為之屈惲友人董子張父及叔父為人所害子張病困惲往候子張子張絶良久氣復還視惲歔欷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心二父讎不復也子張卧目擊

惲惲即起將客追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悲喜氣便絶惲即詣令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為交報仇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生身非節也趨出詣獄令跣追之㧞刀自向曰子不出吾以死明之惲隨令出久之為郡功曹汝南舊事冬饗百里内縣皆持牛酒到府讌飲時太守歐陽歙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禀性公方典部折衡推破姦雄書曰安民則恵黎民懐之葢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令與衆儒共論延功

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以養德主簿讀教戶曹
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
府有言而誤不可掩覆按延質性貪邪所在荒亂虐而
不治冤慝並作百姓怨之而明府以惡為善股肱莫爭
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舉有罪君雖顛危臣
子扶持不至於亡惲敢再拜奉觥歙甚慚門下掾鄭次
都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之德也可無受觥哉太
守曰實歙罪也敬舉觥惲乃免冠曰昔虞舜輔堯四罪

咸服讒言弗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壬是昭績言象龍豺獸從政既誹謗而又露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廷以明好惡歙曰是吾過也遂不宴而罷歙歸府因稱病廷亦退次都素清高與惲厚招惲去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自古而然子直心誠三代之道豯廷雖去必復還吾不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所不能為忠也量君之所不能為賊也惲業彊之矣障君於朝而不死職以求直罪也廷退惲又去不

可次都遂去隐於弋陽山中居數月延果復召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娯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無乃違命而亂倫乎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巢許而辭堯也次都曰吾足矣幸得全軀種類還奉墳墓盡其學問道雖不行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命勿勞神以害生各別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遷上東城門候世祖嘗夜出還詔開欲入惲不內上令從門舉火射帝面

惲對曰火明遼遠遂距不開明日惲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以萬民惟正陛下既游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可為至戒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重之令授太子詩常講殿中後為梁令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行上使執金吾陰識護太子家博士桓榮授太子經二人者皆專心輔導勸以德義太子亦虛納焉秋九月壬申上幸南陽冬十二月越嶲太守任貴反武威將軍劉尚平之

二十年夏六月徙中山王輔為沛王秋馬援自交趾還位班九卿賞賜甚厚援將至京師故舊迎之平陵人孟冀計謀之士也以援自遠而還勞而賀之援曰我望卿有奇也但復與衆人同語邪武帝時伏波將軍路博德開七郡封符離侯數百戶今我但平亂郡爾猥封近縣且三千戶國家追錄我和洢隴間功我自視功薄賞厚人當功厚賞薄於後乃長先生欲何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是援曰今尚有匈奴烏桓擾北邊我欲自請擊匈奴

男兒要欲死於邉野以馬革裹屍還葬矣反卧牀上於兒女子手中死耶寘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會匈奴入右北平詔以事示援遂自擊北邉十月上幸東海沛國省五原郡徙其吏民于河東十二月伏波將軍馬援出定襄上以援勤勞賜縑千疋援謂黄門𡧖固太僕梁松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公等貴欲不可賤居高益堅願思吾言有識聞援言無不歎息大司馬吳漢薨謚曰忠侯葬如霍光故事漢性彊力每從征伐上未安

漢不敢息軍有利鈍諸將或失其度漢常自厲吏士益治兵器上時令人視之曰吳公方修戰攻具上嘗曰吳公如此隱若一敵國矣及在朝廷唯公天下嘗旱公卿請雨不得漢乃悉出其僮僕一時免之漢又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安業漢還讓妻子曰軍帥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付昆弟外家其忠自天性故能常任禮以功名終是時上欲以衛尉陰興為大司馬興叩頭曰臣不敢惜身誠恐虧損聖德辭讓至切上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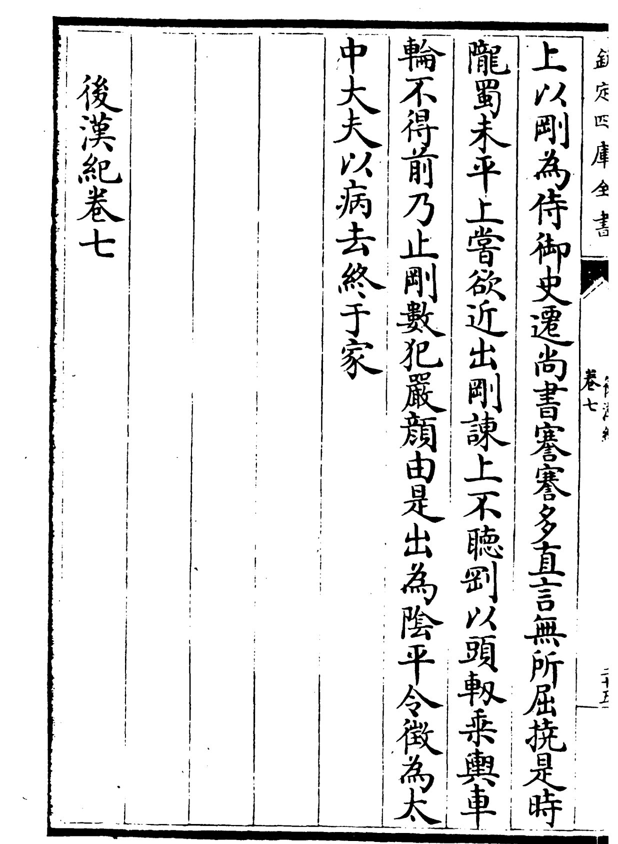
此聽之乃以扶樂侯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

二十一年秋八月馬援以三千騎出高柳失道還匈奴鮮卑冠遼東太守祭肜率吏士擊之斬首二千餘級遂窮追出塞復斬首千餘級收其兵器得馬數千疋由是匈奴鮮卑震服不敢闚塞肜乃思所以離間二冦以分其勢招呼鮮卑示以財利鮮卑後不款塞肜之計也冬十月匈奴入上谷中山殺掠吏民西域鄯善王安莎車王賢等十六國遣使奉獻咸願請都護上以中國初定

未遑外事厚加賞賜遣之大司空竇融以疾策罷歲餘
行衛尉事融數稱疾乞骸骨賜錢帛太官致珍竒㢲顯
親侯友甍上愍融年衰遣中常侍即其卧内彊進酒食
是時郡國皆大水百姓饑饉光禄勳杜林上疏曰臣聞
先王之道明聖用而治同也其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
焉芟夷藴崇之勿使能殖防其漸也狼子野心奔馬善
驚成王深知其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
懷性九族分唐叔檢其姦軌又遷其餘衆於成周所以

挫其彊禦之力黜其驕恣之心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同符在昔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削弱六國彊宗故邑里無見利之家山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一統海内賴安其後輒因衰麤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政皆神道設教彊幹百世之要也是以永享康寧之福而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已而治蓋此之助也今被災之民輕薄無重者可徙於饒穀之郡所以清散其凶全其性命也昔魯

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猶留連貪不能早退況草創豪帥本無業徒因擾攘之時擅有山川之利雖遇災然其狃泰之意儌倖之望蔓延無足不可不察也上察林才堪任宰相會司空缺乃以林為司空林自為九卿至三公輒每上封事及與朝廷之議常依經附古不苟隨於衆為任職相上亦雅善之雖在公卿講授不倦學者朝夕滿堂士以此慕之初林薦杜陵人申屠剛抗直之士嘗慕史魚汲黯之為人避亂西州每諫爭隗囂義形於色



上以剛為侍御史遷尚書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是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軔乘輿車輪不得前乃止剛數犯嚴顏由是出為陰平令徵為太中大夫以病去終于家

後漢紀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六十三 史部

後漢紀卷八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八

二十二年春閏月丙戌上幸長安祠園陵夏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六月伏波將軍馬援還京師是時梁松竇固百僚憚之援嘗小病松來候見援獨拜牀下援安然受之松意不平諸子曰梁伯孫貴重將軍宜為之禮援曰我乃其父友也雖貴何得失禮由是不為權貴所愛

援外坦白而内備禮事寡嫂不衣冠不入閨其於人汎愛多容然見爵位而無實者笑曰刀不應齒士不聞耳何足畜乎有竒異於衆者雖在少賤必異待之援有籌策世祖曰伏波論兵常與吾合初援交阯還書誡其兄子嚴敦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如論議人長短是非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欲汝曹不忘之爾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

約節儉廉公有威吾重之愛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龍伯高不得猶為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就反類狗者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之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為越騎司馬保怨家上書言保所在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戒孤兄子今在京師與

梁松竇固等交上名責松松叩頭流血乃名問援因取
所與嚴敦書即日免保官時龍伯高為山都長擢為零
陵太守秋九月地震詔南陽郡勿輸今年田租南陽繫
囚減死罪一等是歲匈奴國中亂諸將多言可擊者上
以問朗陵侯臧宫宫曰願得五千騎足以立功上笑曰
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遂不出師匈奴之族
由來尚矣其在殷周則有山戎獫狁之難逮于秦漢而
有匈奴强弱之勢中國征之事詳矣王莽時欲分匈奴

匈奴大怒縱兵犯塞傷殺吏民莽乃戚兵以擊匈奴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筞秦無筞也當周宣王時獫狁内侵至于涇陽命征之盡境而還視戎狄之侵譬猶蚊䖟之蟲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雖有尅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耗匈奴亦困而天下弊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

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也莽不從匈奴遂叛北邊大擾世祖之初方憂中國未遑外事也初匈奴右日逐王比單于知牙斯之長子也自呼韓邪單于死後更令兄弟相傳知牙斯死傳弟臧咸臧咸死傳弟輿輿立欲傳其子然其弟知牙師次當為單于者也皆以兄弟言之知牙師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也輿疑之輿死子烏鞮立鞮死弟滿奴立比遂失次怨恨而匈奴國中旱蝗連年草木皆

盡人畜死者過半比乃遣人奉匈奴圖詣西河求和親盡牧南邊諸部呼衍日逐等叛匈奴匈奴遣萬餘騎擊比不勝呼衍日逐等共立比為呼韓邪單于孝宣時其大父呼韓邪歸漢得成故襲其號於是有南北單于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夷反武威將軍劉尚擊破之置江夏郡三月南單于遣使稱藩願修舊約天子議於公卿咸以為蠻夷猾夏情偽難知不可許大司農耿國以為今天下初定尤宜受之令東撫烏桓北拒匈奴邉

陲永息干戈之役萬世之策也上善而從之使中郎將
段柳使匈奴于是單于拜伏受詔遣弟左賢王將兵擊
北單于連破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單于既稱臣入
居塞內上書遣子貢獻漢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龜璽
什物各有數單于乃分部諸帥以鄣北邊北單于惶恐
頗還所畧漢人數遣使詣武威求使者皇太子以為南
單于新立今若遣使恐阻南單于意故但報其書不遣
使者冬十二月武谿蠻夷反遣劉尚擊之尚軍沒驃騎

大將軍杜茂鬲侯朱祐祝阿侯陳俊薨朱祐貴儒學論議常依古法為將帥受降追奔逐北以破敵為功不問斬首多少軍吏以不得鹵掠故或有怨者徙封鬲侯食邑七千餘戶自陳功薄而賞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初上學長安嘗過祐祐方講留上須講竟乃共讌語及上幸祐第語及平生上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大司空杜林薨太僕張純為大司空林字伯山右扶風茂陵人父業以文章

顯林少有俊才好學問沈深好古家既多書又外家張竦父子善文章林從竦受書漸漬内外為當世通儒王莽敗盜賊並起林與弟成俱至河西隗囂聞林名故深敬待之以為治書後以病去囂欲超用之遂稱瘖疾囂心恨林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盖伯夷叔齊耻食周粟也今且從師友之位以從其志焉林雖困乏終為不屈林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於衆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

曰古文之學將絶於此邪至建武初弟成死故林持喪東歸買冨旣遣林後悔令刺客楊賢於隴遮刺林賢見林自推車載弟喪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者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亡去上聞林已還乃徵林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西州事上甚悅賜車馬衣被歲餘遷司馬直百僚知林以名得用甚敬憚之林旣至京師與英俊集會咸敬林之博雅治聞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定三統歷及見林皆推

服焉濟南徐兆始事衛宏後皆更受林以前所得一卷古文尚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為此道將絶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墜於地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烏桓大人郝且等率衆貢獻封其渠帥為侯王烏桓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伐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其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刻木為信無文字而衆不敢違犯其先為匈奴中亂烏桓始盛鈔擊匈奴匈奴為之轉徙數千里漠南遂

空戊申晦日有蝕之初劉尚軍沒議復遣將帥時馬援年六十二矣上憫其老方内選擇未有所定援自請曰臣尚能被鎧上馬上試馬援既據鞍左右顧乃下遂遣之冬十月伏波將軍馬援揚虗侯馬武東牟侯耿舒擊武谿援謂所親杜愔曰吾受恩深厚常恐不得死國事也今得所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左右或與共事獨惡是爾南鄉侯鄧晨薨初晨為常山汝南太守皆有名跡為吏民所愛在汝南起鴻陂溉灌田數千頃百姓

于令利之徵為光禄大夫數與宴見陳說平生晨從容
白上曰僕竟辦之上大笑晨疾病天子手書慰問中宫
及寧平公主皆為垂泣既薨使謁者招新野主魂備官
屬合葬于北邙山上與皇后親臨送葬賞賜甚厚謚曰
惠侯
二十六年春正月增吏俸自三公至于佐吏各有差二
月馬援至臨鄉大破蠻軍斬首千餘級蠻有二道一曰
壺頭二曰充中壺頭徑近而多險充中遠而運粮難初

上與諸將議所先擊因以疑而未決軍至長沙中郎將耿舒上言先擊充中賊援以為延日費粮不如進攻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進會夏暑熱吏士疫死者多援亦病困穿岸為室以避暑氣賊每乘高鼓譟援輒扶人觀之左右壯其意皆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言舒前上言擊充中賊糧雖難致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奮擊今壺頭竟不得上又大軍疾疫皆如舒言弇奏舒書上遣梁松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松未至而援已

死松與馬武等毀惡援於上上大怒收援將軍侯印綬是時軍士死者大半謁者宋均軍不得返與諸將議欲承制降賊諸將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安國家專之可也均勒兵成列稱詔降之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降均均為置長吏而還均自請矯制罪天子嘉其功賜以金帛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於是援家屬惶怖不敢歸舊塋買城西數畝地葬其中賓客故人不敢送葬故雲陽令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

不忘人之功采其策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以王禮葬田横令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誅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以四年冬始歸正朔當此之時虜述矯號於益州隗囂擁兵於隴冀豪傑盱睢且自為政援拔自西州慕德効死孤立貴人之間曾無一言之佐自知當要十郡之使徼封侯之福耶

八年車駕西征衆議狐疑援深建西州可破之策隗囂尅定援有力焉及隴右未清羌虜擾邊援奉使隴西奮不顧身行闗山間谷之中揮戈先零之野兵動有功師進輒克徵在虎賁則有忠策嘉謀於國用之南征交趾克平一州使王府納越裳之貢邉境無兵革之憂間者使南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卒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沒師深入未必為是不退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在遠地不生歸哉惟援得

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征出塞再南渡江觸冒害氣僵屍軍中名滅爵絶國土不傳海内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罪卒遇三夫之言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攻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操孤危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義士之所悲也惟陛下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於黄泉也書奏不報歸田里時梁松竇固等在中上問知朱勃乎對曰故雲陽令也以所上章使讀之松固驚相謂曰如是陛

下不甚罪伏波也
袁宏曰馬援才氣志畧足爲風雲之器躍馬委質編名
功臣之錄遇其時矣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猶復垂白據
鞍慷慨不亦過乎甞試言之所以保才者智也才智之
用通物爲貴苟才大者濟智小者獨善則涉乎通濟者
其智彌廣矣夫觀雲梯之功則知班匠之巧覩太平之
業則悟聖人之明降斯以還參差百品雖智效一官功
覆一匱亦才力之所會也古之君子遇有爲之時不能

默然而止擊節驅馳有事四方者蓋為斯也然自非賢達不能量也遭命世之君傍日月餘光廢興指授禀其規畧故功名保全身有餘地若不值其主而獨任其心得一旅而志一邑得一邑而圖一國故事捷而攻之者衆勲立而日就於難又況顛沛險巇不測之慮哉夫才智有餘功名不足者有矣事業未半而勲過者有矣所乘之勢異而難易之功殊也而有為之人幸而要之雖徼一時之功暴居視聽之右外有駮物之患內懷思慮

之憂爾中路悵然欲退無途其勢然也善為功者則不然不遇其主則弗為也及其不得已必量力而後處力止於一戰則事易而功全勞足於一邑則慮少而身安推斯以往焉有毀敗之禍哉馬援親遇明主動應銜轡然身死之後怨謗並興豈非過其才為之不已者乎夏四月初營壽陵依孝文故事務從省約使迭興之後與邱隴同體凡帝即位必營壽陵具終器漢之制也上常聽朝至于日昃講經至于夜分或與羣臣論政事或說

古今言行鄉黨舊故語及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待對之
臣莫不悽愴激揚欣然自得雖非大政進止之宜必遣
問焉所以勸羣能也皇太子從容言曰陛下有禹湯之
明而失黄老養性之道今天下乂安願省思慮養精神
優游以自寛上荅曰吾自以為樂矣
二十七年夏太僕趙熹為太尉是時南單于新稱藩烏
桓始入朝上命熹思安邊之策為久長之計熹乃議徙
代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郡遣諸王之國熹字伯

陽宛人也喜從兄為人所殺無子喜年十五結客為報仇更始初舞陰大姓李氏擁兵自守更始遣將降之不下曰聞趙氏有孤孫喜信義著聞願降之更始乃徵喜時未二十更始笑曰繭栗犢能服重致遠乎即以為偏將軍詣舞陰降李氏因入潁川轉擊諸未下者更始大喜曰卿名家駒也努力勉之昆陽之戰喜頗有功拜為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喜歸鄉里初喜與鄧奉善奉之叛也喜數與書切責之時有言喜為鄧奉計策以毀

惡之者詔喜屬建威將軍以功自贖喜不自言奉死後上得喜書驚曰趙喜真長者也即徵喜待公車時江南未通以喜守簡陽侯相將給兵騎之官喜自請不願請單騎馳往度其形勢臨敵制宜若將兵騎往彼必為吏民所疑上許之喜至簡陽民閉城門不肯納喜便止城門外問國中大夫素為百姓所親信者乃名問之對曰夫擁兵欲以自守而至於為賊恐懼不能自反耳喜因告以倉卒之時非國家所疾無自疑阻懇為陳恩信賊

遂自縛詣喜降後為平原太守甚有治迹百姓歌誦之

二十八年春正月遣諸王就國三月臧宫上書勸上征匈奴詔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民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故曰地廣者荒德廣者彊今無善政災變不息憂念歲闕論語云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而復欲遠征乎

冬十月癸酉詔死罪下蠶室其女子者宫上會羣臣問曰誰可傅太子者皆曰執金吾陰識可也博士張佚正

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上曰善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乃大會子弟陳其車馬印綬曰此皆稽古之力也可不勉耶於是皇太子經學始成少傅府桓榮上疏曰臣幸得侍帷幄經學淺短無所補益聖質夙夜慙愧今太子經學已通自有識以來儲君副主莫能傅之今太子獨能傅之此誠萬

國之福也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矣謹遣掾臣汜再拜
歸道太子報曰陽以童蒙承訓九載不深達師意而猥
見褒獎非其實也夫五經之道廣大非天下之至精其
孰能與於此自寧予之徒親事孔門閑邪以度猶尚怠
懈晝寢況于不才者乎苟非其人道不虛受冉求曰非
不恱子之道力不足者歸道受謝非所敢聞是時禁網
疎闊王侯貴人多通賔客壽光侯劉悝更始少子也得
幸於沛王輔悝怨盆子殺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

故式侯恭輔坐繫獄三日由是捕諸王賓客死者千餘人初馬援謂其司馬呂种曰建武初名為天地始開從今已後海內日當安樂耳顧我嘗獨有所憂國家諸子並壯皆不防微廣通賓客門庭如市吾恐自此大獄起矣卿其慎之援兄女壻王磐故平阿侯子也好施愛士名振江淮間後游京師交結諸侯援謂所親曰王子石傑士也今若京師在長者閒用氣自行陵折者多必用亡身於是呂种王磐馮衍皆以諸王賓客下獄种歎曰

馬生之言其神乎种襲死獄中行被赦出廢于家上言曰臣伏念帝王大體古今通論常獨慨然夫以高祖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踈與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所為流涕也臣行自惟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勞而欲免讒口於當世豈不難哉臣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

而臣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苟容以求世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鹵掠之心今幸遭清明之世餙躬自行之秋而怨讎叢雜讒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踈遠隴畝之臣無望高闗之日惶恐自陳以救罪過書奏天子不用猶以前過也衍字敬通馮奉世之後有奇才博通無所不覽王莽時諸公多薦之者衍辭不肯仕衍有大度自負其才不能耦世取容故遂坎壈失志居常慷慨庶幾名賢之風家貧年老常為司隷從事

全椒侯馬成薨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遣使者舉寃獄問鰥寡庚申賜天下男子爵各二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乙丑詔天下繫囚自殊死巳下減本罪各一等不孝不道不在此書

三十年春二月甲子上幸魯國濟南夏四月徙左馮翊公焉為中山王五月旱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冬十月丁酉上幸魯國太

尉喜司空純上書曰自古帝王治道之隆未嘗不登封太山以告成功書曰二月東廵狩至于岱宗封禪之義也陛下受命中興順天行誅修復祖宗撫寧萬國天下曠然咸蒙更生夷狄慕義符瑞並應詩云受天之福四海來賀誠宜封禪告成以順天心詔曰是何言也當今日月薄蝕災異並臻吏失其職百姓怨讟吾誰欺欺天乎於是羣臣不敢言膠東侯賈復薨謚曰剛侯復嘗戰被創甚上大驚曰我所不令復别將者為其輕敵也果

然失吾名將聞後婦孕上曰女邪我取之男耶我與之女勿憂妻子後數從征伐未嘗破敗數為諸將潰圍解陣身被十二創上以復敢深入稀令遠征欲自將之故少方面之功諸將每論功人人自伐復獨默不言上曰賈君之勳我自知之功臣中最見親禮左將軍官罷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為人剛毅方直慷慨有大節闔門守静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世祖方以吏事責三公故遂不用功臣是時列侯唯膠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固

始使李通與公卿參議國事

三十一年夏五月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癸酉晦日有蝕之秋九月甲辰詔死罪下蠶室其女子者宮鮮卑大人於仇賁率其種人貢獻封賁為王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居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自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未有名通於漢而與烏桓接當是南北單于更相攻伐而鮮卑遂以彊盛

中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覽河圖會昌符而感其言於是太僕梁松復奏封禪之事乃許焉二月辛卯上登封于太山事畢乃下是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姓皆見之甲午禪于梁父

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氣之邱墟萬物之生遂則官府之功大雲雨施其潤則邱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于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畧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

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云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于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盖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

體也德不周洽不得擬議斯建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迹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各一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三月丙辰司空張純薨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父放襲爵昌平侯成帝時以

遊譙得幸而純以學行稱哀平世為侍中諸曹校尉王莽時為九卿遭亂世保全侯爵建武初以先詣闕復封故國拜太中大夫還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上以純宿衛久弗奪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純歷事先朝明習故事是時朝廷草創舊典多闕每有疑事輒訪問純自郊廟冠婚之禮多所正定純重慎固密時有上書輒削藁草上甚重之一日至數引見及為宰相務存無為慕曹參之迹所辟名皆當世通儒

純臨薨勑家丞曰司空無功勞於國猥蒙大恩爵不當及子孫其勿紹嗣純長子根常被病大行問嗣家上小子奮奮辭讓曰先臣遺令臣兄弟不得襲爵故臣不即是正猥聞詔書驚愕惶怖臣兄衰臣幼小故託稱疾病不聽奮字穉通謙約節儉閨門雍穆租稅賑給宗族常日困乏官至司空夏四月巳卯大赦天下復梁父奉高嬴勿出今年田租戊子上幸長安祀長陵是時醴泉出京師百姓痼疾飲者皆愈又有赤草生于泉側郡國三

十一上言甘露降有司奏曰孝宣帝時每有嘉瑞輒為
之改元故有神雀五鳳之號所以奉荅神祇表彰德信
也天子拒而不納是以史官不得而記焉六月衛尉馮
魴為司空賜爵關内侯冬十月甲申使司空魴告禮高
廟曰高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得王呂太后王諸呂滅
亡三趙賴神靈諸呂伏誅國家永寧呂后不宜配食地
祇高廟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之福延至
于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為高皇后遷

呂后尊號為高后

袁宏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體猶今為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之義均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為貶黜者乎是歲起明堂辟雍靈臺初議靈臺位上問議郎桓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上問

其故譚復言讖之非上大怒曰桓譚非聖人無法將下

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觧譚以屢不合旨出為六安

太守丞失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南陽人尹

敏字幼季才學深通能論議以司空掾與校圖讖敏言

於上曰讖書聖人所作然其中多近語以字取類俗人

之辭虛實難識恐誤後生上不然其言敏因書之闕因

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上讀怪之召敏問其故敏曰臣

見前人多增損圖書是以因自著罪無狀上深非之而

不罪但令削去之然以是沈滯官止長陵令敏性恬淡不慕功名専好聖哲之書初與班彪相善每相與談常日晏不食晝即至夜夜即至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恵施沒莊周杜門相遇之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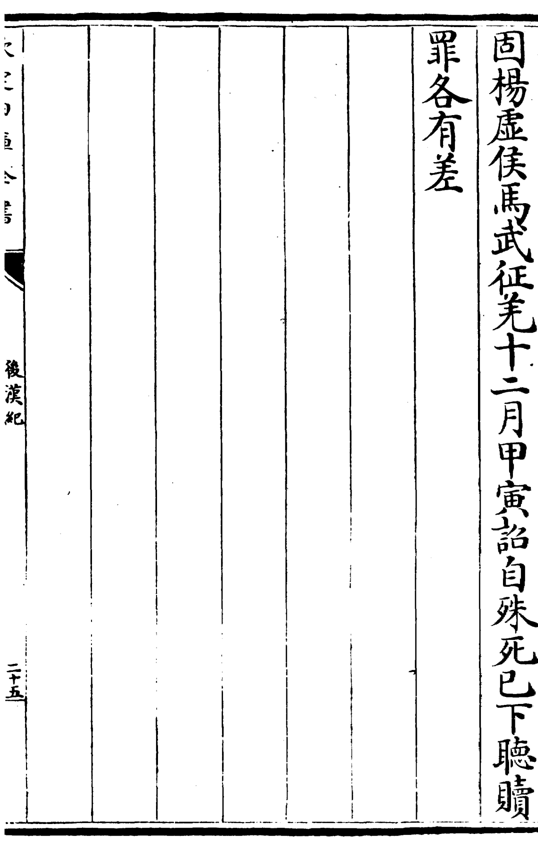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起北郊祀后土丁丑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戊戌帝崩南前殿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

無遣使因督郵奉奏是曰太子即皇帝位年二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凡帝妃稱皇后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妾臣昭儀已下至中家人子二十等漢之制也光武中興悉闕昭儀家人之號唯有貴人金印紫綬自美人宮人綵女皆無秩祿四時賞賜而已是時諸王皆徵還國遭大憂新承王莽之亂國失舊典嗣帝與諸王居止同席時上下沿襲莫之與正太尉趙熹横劍正色扶諸王下以正尊卑乃申宮衛整禮儀百官肅然三

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愼侯劉隆薨夏四月丙辰
詔曰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祇畏不敢荒寧先帝受
命中興德侔五帝朕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懼有廢
失以墮先業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之不逮特進高密
侯禹明允篤誠元功之首其以禹爲朕之太傅進見東
向以明殊禮東平王蒼寛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
大節而不可奪也以蒼爲驃騎將軍其賜天下男子爵
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粟人十斛上

新即位欲崇引親賢優寵大臣乃以山林之勞封太尉喜為節鄉侯司空許為安鄉侯司徒魴為揚邑侯蒼上疏讓曰陛下慈恩哀臣蒼臨朝之日以為命首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令勸賞之士怠於力行臣誠內迫頑愚辱汙輔將之位必被詩人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警將遵上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宜并省武官尤不宜建昔虞氏克諧君象有鼻不及以政誠不忍揚其惡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自漢已来子弟無得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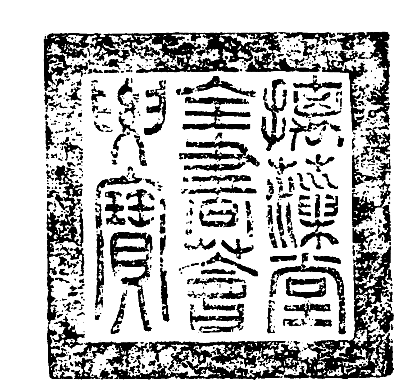
公卿位者唯陛下遠遵舊典終畜養之恩不勝至願頃
上驃騎將軍印綬上不聽蒼以母弟輔政盡心王室其
所賔禮皆當世名士初太原人郇恁隱居山澤不求於
世匈奴嘗入太原素聞其名乃不入郇氏舉宗頼之建
武中徵恁不至於是蒼從辟恁而敬禮焉嘗朝會上戲
恁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反来何也對曰先帝秉
德以惠下故不得来驃騎執法以檢下臣不敢不至月
餘辭去終于家秋九月隴西羌反冬十一月中郎將竇



固楊虛侯馬武征羌十二月甲寅詔自殊死已下聽贖罪各有差



後漢紀卷八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陳棨